

譯文與評介

第二輯



小 说

- “请原谅我们吧！” [苏] 尤·邦达列夫著 张金长译 (1)
- 一曲哀婉动人的教师之歌 陶 征 (10)
——《请原谅我们吧》读后
- 在伏尔加河上 [苏] 普·罗曼诺夫著 陶 征译 (14)
- 于对照中显人性，在平淡里见深远 胡光舟 (21)
——《在伏尔加河上》读后
- 母亲的心 [加拿大] 莫利·加拉汉著 刘 迎译 (28)
- 一张摇椅 [加拿大] 莫利·加拉汉著 梁清华译 (35)
- 重新生活 [苏] 拉斯洛·巴拉著 冯启瑞译 (41)
- 哈便尼 [南非] 阿兰·巴顿著 严明童译 (45)
- 战争轶事 [苏] 谢·沃罗宁著 阳万田译 (51)
- 报 答 [美] 旦尼尔·宝拉著 张永年译 (57)
- 钱 [英] 伊恩·菲恩勒著 陆煜森译 (70)
- 一台无线电 [苏格兰] 乔治·布朗著 徐永藻译 (79)
- 外国佬 [俄] 列·安德列耶夫著 苏明义译 (86)

海明威信札选 李 路译 (164)

我认识海明威 [苏]米尔克·马尔科维奇著 苏明义译 (168)

《海明威》序言 [美]卡洛斯·贝克著 柏敬泽译 (184)

厄纳斯特·海明威(评论) [美]菲利普·杨著 钟翔荔译 (191)

海明威：传说后面的生活(书评)
[英]马库斯·次利夫著 张叔宁摘译 (207)

众说纷纭的时代庞儿 [美]雷蒙德·卡弗著 魏志成编译 (212)

海明威在古巴 [哥伦比亚]加夫列尔·马尔克斯著 钟国仕译 (220)

五篇尚未出版的海明威短篇小说
[美]爱德温·麦克道尔著 白文科译 (226)

海明威两个传记作家一瞥
[美]布伦特·斯特佩尔斯著 魏志成编译 (230)

访问海明威的第二故乡 陆煜泰 (232)

海明威研究资料索引 莫如珠编 (237)

海明威生平著作年表 志 文编 (263)

文 论

谈普希金的叙事诗《鲁斯岚与刘德媚拉》

〔苏〕史洛尼穆斯基著 **童养性** 译 (269)

费尼莫·库柏文学上的过错 〔美〕马克·吐温著 **农方图**译 (277)

怎样学习“古典文学”？ 〔日〕藏原惟人著 **刘海东**译 (292)

表意的形式 〔美〕雷·莱特著 **岳小燕**译 (301)

域 外 文 学 论 坛

题材·素材·笔法 ——名家文稿赏析 **王庚年** (308)

资 料

契诃夫研究资料索引 **宋瑞兰**编 (318)

简讯：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
海明威研究室成立 (146)

“请原谅我们吧！”

〔苏〕尤·邦达列夫

张金长 译

巴威尔·格奥尔基耶维奇走到无轨电车站近旁，穿上外套，抬起头，突然看到街口上的母校——镶有深色窗子的四层楼的建筑，还同从前一样耸立着……并无改变，依旧是许多年前，在他童年时代所见到的样子。

他对着校园深色的轮廓目不转睛地望了好一会儿。随后仿佛被什么人推动似的，果断地一挥手，朝着空旷、夜色渐浓的校园走去……他在一棵老金合欢树下坐下来，心中油然而生出一种甜蜜的倦意。在这儿玩过方特。^{*}那多半是在春天，大地蒸发着湿润的气息，多么令人陶醉呀！……他触到了长椅，抚摸着金合欢的树干，笑出声来，好似他遇到了一位老熟人，非常亲近的，一点也没变模样的老熟人。不但他了解巴威尔·格奥尔基耶维奇的一切，而且巴威尔也熟知他的一切……

遥想当年，他不还坐在课桌旁吗？有一次，在春季考试时，学校上空雷声轰鸣，五月的暴雨随着第一声令人振奋的雷声倾泻而下。雨水哗哗地向柏油路面，唰唰地顺树枝淌着，排水管内轰轰作响，房顶上闪烁着紫色电光……雨过天晴，水洼中映出渐渐明亮的天空，多么想放弃考试，和小伙伴们一起投身到温暖的雨中寻欢，卷起裤脚，在冒着蒸气、泛着泡的水洼中跳闹。

● 方特，一种儿童游戏

“是的，是有过！”他记忆犹新，心潮激荡，探寻地又望了一眼黑糊糊的学校大楼，蓦地发现右边，在花园湿润的夜色里，浓密的金合欢丛中，透过树枝闪现出一点红色的星火。莫非是玛丽娅·彼得罗芙娜？……玛丽娅·彼得罗芙娜，他的数学老师曾住在那儿。他怎么没有立刻想到，没有记起呢！他一贯是她的得意门生，她还预言过他在数学领域的光辉前程呀！

萨福诺夫想着想着，猛然从长椅上站起，迈步沿林荫小道向花园的深处走去。走到近处，看到树丛中的小房子、挂着红色布幔的窗内昏暗的灯光，他激动得再也透不过气来。多少年他们没见面了呀！她现在还住在这里吗？还健在吗？又过得怎么样呢？有多少事情和玛丽娅·彼得罗芙娜这一名字相关呀……

萨福诺夫屏住气息、小心翼翼地登上台阶。他刚想敲门，发现门是开着的。于是他便走进了没有点灯，却散发着煤油气味的前厅。只有通房间的门下露出一隙光线。

萨福诺夫敲门，没有回音。

惘然若失之中他推开关着的门，才发现室内没有人。他觉得自己可笑，听了听室内收音机播出的乐曲，转身在昏暗的前厅中摸索着向门口走去。他的肩挂着了什么东西，镗啷一声跌落到地下，原来是只梯桶。巴威尔·格奥尔基耶维奇机械地俯身想拾起来，可又脱落了帽子，信口气冲冲骂了一句：“真是活见鬼！……”

“是谁呀？”他身后传出声音。

巴威尔·格奥尔基耶维奇直起腰来，侧身回头望去。灯光照亮的门口站着一位矮小、瘦削的妇人。他无须再去辨认面孔，立刻就认出她来了……

“玛丽娅·彼得罗芙娜，”巴威尔·格奥尔基耶维奇轻轻地，满怀深情地呼唤了一声，“您还记得我吗？”

“请进来”，她以一种彬彬有礼而又不失威严的语调，以往往

是在接待那些来为自己孩子说情的父母时所用的语调说了一句。

巴威尔·格奥尔基耶维奇垂手走进来，望着老师近视的，微微眯起的眼睛又重复了一句：

“您认不出我了吗？玛丽娅·彼得罗芙娜，是我……”

她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他几秒钟。趁此机会他才看清老师那病态般苍白的、变老了的、为岁月所磨蚀了的脸。他控制着怜悯的心境，暗自思忖着她怎么变得这么厉害，变得越发纤弱，唯独那头白发还是梳成短短的熟悉的发式。

“巴沙·萨福诺夫……巴沙？”她近乎慌乱地一口气说着，以致巴威尔·格奥尔基耶维奇都感觉她的面颊在微微颤抖。“请坐……请原谅，我这儿乱七八糟……您坐呀，坐这儿，到桌前来，巴沙……是您来了？”

“是呀，是呀，我就来，我就来！”萨福诺夫一边不自然地往衣架上挂外套，帽子，一边说着。衣架上只有玛丽娅·彼得罗芙娜孤单单的一件大衣。他不明白，不知道为什么，他，一个堂堂的男子汉，一个举止庄重的人，此时却象当年的小学生一样胆怯、脸红了。

他本想握玛丽娅·彼得罗芙娜的手，可又忍住没有握，正如同与母亲会面时不握手一样。他顺手去掏香烟，拿出一个盒子，侷促不安地问道：

“可以吗？”

他们坐到桌旁。玛丽娅·彼得罗芙娜微微笑着，以一双近视的眼睛望着他，流露出警觉和难以置信的神情，她急忙重复说：

“噢，是呀，巴沙，你来了……认不出了。你是出差呢，还是为什么事？”

“我路过，玛丽娅·彼得罗芙娜，”他回答一句，却没提正在南方休养的事，也许说出来显得轻浮和不合适。

“我们现在一块喝茶吧……你等等，等等，我们就喝，”说着

她起身，可突然，仿佛瘫软下来，失去支撑力一样重又坐下，把一双干瘦的手放到桌子上，难以置信地笑了“是的，是的，是巴沙，完全没想到，是巴沙·萨福诺夫……”

“玛丽娅·彼得罗芙娜，不要茶了，”他难为情地说了一句，“我刚刚吃过晚饭……”

喝茶，他确实不想，而只想就这样坐在桌子旁，望着玛丽娅·彼得罗芙娜，说呀问呀……可是玛丽娅·彼得罗芙娜象似没听见他的话，拿起茶壶。可她的举止又现出为难的样子。

“我马上，巴沙……请原谅我还是那样称呼你。你现在可是……”

她没把话说完，便走进了厨房，此时巴威尔·格奥尔基耶维奇才清醒过来，舒畅地吸了一口气，用手掌擦抹了一下额头，环顾起四周。她还是同战前一样，依然孤独一人住在只有一扇朝花园开的窗子的小房间里。一切都依然如故：桌子、床、绣花壁毯、床头小柜上的网钩，宽大的排满书籍的书橱。桌子中间摆着墨水瓶、一叠练习本，旁边有支削得整齐的红铅笔。他只到过这个房间一次。那还是玛丽娅·彼得罗芙娜叫他来的。她板紧面孔，厉声厉色和他谈了一次话：好象是因为那时他制作了一个自动弹跳的墨水瓶，并且放到德语女教师的桌子上。此时此地萨福诺夫简直不相信，在从前的巴什卡和现在的设计师巴威尔·格奥尔基耶维奇之间相距多么遥远呀！现在他坐在这张桌子面前可没有一点难为情了。

玛丽娅·彼得罗芙娜走进来，手里拿着茶壶，愉快地说：

“好了！噢，巴沙，谈谈你自己的情形吧，过得怎么样？不过，我知道你不少事。从报纸、文章中知道的，你的书我也读了。你结婚了吗？”她急忙地问道。

“是的，玛丽娅·彼得罗芙娜，”萨福诺夫答道。

她半信半疑，但温和关切地看了他一眼。

“幸福吗？”

“好象是的，玛丽娅·彼得罗芙娜。我已有个儿子。”

她似乎没有听清楚，接着问道：

“好呀！工作怎么样，研究什么呢？”

“新的设计，玛丽娅·彼得罗芙娜。”

“怎么样，还顺利吧？”

“暂时还不知道。玛丽娅·彼得罗芙娜，我们还是谈谈往事，谈谈学校吧……”

玛丽娅·彼得罗芙娜轻轻摇了摇头，深深地思索着说起来：

“我记得你们班，战前最后一个班。都是些又淘气又聪明的孩子。还清楚地记得你和维佳·斯涅基列夫的友谊。”

“您可还记得，玛丽娅·彼得罗芙娜，您怎样给我的几何科打了个“不及格”吗？好象是在七年级……”

“是的。因为你没做家庭作业，还打算蒙混过关。数学你学得并不坏，可那时你有点懒。”

“玛丽娅·彼得罗芙娜，你还记得，我弄了一套小抄吧？”

“就是那项可以使小抄沿着一条线在桌子间移动的吧？”

“是的！”巴威尔·格奥尔基耶维奇笑起来，“还有那个自动弹跳的墨水瓶？不，现在我可想不出那种东西了。记得，一整夜都坐着伤脑筋，计算发条的功率，以使墨水瓶正在老师蘸墨水时跳起来。”

玛丽娅·彼得罗芙娜轻轻眯起眼睛，似乎忍住不笑出声来。

“可我记住了另一件事：你，巴沙，怎样站在这张桌子面前……”

她没有说完，斟了茶，拿起茶匙，想了想又问道：

“你记得米萨·舍霍捷尔吧？”

“当然！那时我真羡慕他！我们班上读过他的两篇文章《达吉亚娜* 的形象》、《聪明误》** 。我可什么都写不出来”。

“他当了记者，”玛丽娅·彼得罗芙娜慢条斯理地说道，“走遍了全国，还出国去过。我经常读他的文章，而且经常回忆……”

“他来过吗？”

“没有。”

“是呀，都云散了……”萨福诺夫说，“听说，维奇卡·斯涅基列夫是乌拉尔一家工厂的厂长。真没想到！先卡·伊格纳采夫是总局局长，你听说了吧？我在莫斯科遇见过他。真阔气，都认不出来了。他也没来过吗？”

“是吗？”玛丽娅·彼得罗芙娜垂下眼帘，微微地点了点头说：“巴沙，你喝茶……”

“玛丽娅·彼得罗芙娜，谁到您这里来过，您遇见过我们班的哪些人？”萨福诺夫激愤地问道，“见过格里沙·萨莫伊洛夫吗？演员，您记不记得，他扮鬼脸，而您对他说，他很有才能。真是有趣的小伙子。”

“我仅仅在电影中见过他，巴沙。”

“我也是。难道他没来过吗？”

玛丽娅·彼得罗芙娜没有答话，低着头用茶匙在杯中搅拌着，使他看到她手指上留着没有洗去的墨迹。他把目光移到她瘦削的脸上，心里忽然生出一种无可名状的怜爱的感情。看到她嘴唇四周细细的皱纹，纤细的颈脖，修剪得短短的，几乎全白了的头发，巴威尔·格奥尔基耶维奇胸中涌起一阵疼痛、伤感。他想到，假若她死了，他不会知道，其他人也是不会知道的……

“玛丽娅·彼得罗芙娜，”萨福诺夫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重

* 俄国诗人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奥涅金》中女主人公。

** 俄国作家格里鲍耶陀夫的剧名。

复说，“那么说，维佳·斯涅基列夫也没来过您这儿？去年他好象到过这里。”

她依旧低头坐着，只不过放慢茶匙搅拌的速度。

“是的，没来过……”

“那么，有谁来过吗？”

“何必呢？您请喝茶，要冷了。”

“玛丽娅·彼得罗芙娜，有谁给你写过信吗？一定很有趣。您一定记得沃洛佳·博依科夫、尼娜·维诺库罗娃，还有博良·格梅里亚？您知道些他们的情况吧？”

玛丽娅·彼得罗芙娜还是没有回答，只是望着窗外：花园里漆黑一片，来往的无轨电车象子弹般划破天空。

“不，巴沙，”她说，“经常到我这来的是柯里亚·希比尔采夫。他在矿上工作，生活不很顺心，经常来。”

对柯里亚·希比尔采夫，萨福诺夫记得模模糊糊的。这个小伙子好象软弱、胆小，毫无特殊之处，同时也没有突出的才能，因此巴威尔·格奥尔基耶维奇好不容易才记起他的长相。

“记不太清楚了，”，他耸耸肩说道，“忘了！……”

“那可不好！”玛丽娅·彼得罗芙娜既非玩笑，也非谴责地说了一句。

接着俩人都沉默了。这最后一句“那可不好”使萨福诺夫的心忐忑不安，他理解了这句话的双重含义。他默默地把茶杯向前推了推，故作地去取糖，却发现玛丽娅·彼得罗芙娜正望着书橱，久久地在寻找什么。他也随之望去，在书橱第一格里发现了他自己的，新近出版的那本论述飞机设计和制造的书的熟悉封面。

“玛丽娅·彼得罗芙娜，”他轻轻地、略带探询地喊了一声。

“么什事，巴沙？”

“玛丽娅·彼得罗芙娜，您存有我的书？”萨福诺夫小声说了

一句，可忽然意识到这本书并不是他送给她的，转即又沉默了。

“有的，我读过。”

他站起身来，从书橱中取出他那本《飞机结构》翻着。他感到脸发烫，难于启齿，只好冒昧地说了一句：

“玛丽娅·彼得罗芙娜，我给您题个字吧，您同意吗？……”

从书中忽然落下一张小纸片，他急忙捡起来，当他看清楚这张从报纸上剪下来的照片正是他自己的照片时，他惊奇不已，木然注视着玛丽娅·彼得罗芙娜。她正用茶匙搅拌着茶，赶忙说了一句：

“一本很好的书……读起来很有兴味。而那张照片是从《真理报》上剪下来的，巴沙，我看到时，给你发过电报。”

他忙不迭地，仿佛要掩盖某种败坏了自己名声、不甚体面的东西一样，把纸片夹进书里。他益发感到羞愧悔恨，到这时才清晰地记起，两年前在无数贺电中他确实收到了玛丽娅·彼得罗芙娜的电报，只是没有回复，虽然对其它电报都答谢了。

萨福诺夫记不起在书上题写了什么，但却清楚地记得，他们是怎样分别的。他羞愧和胆怯地从挂着老教师破旧大衣的衣架上取下自己豪华的外套，怀着一种难于平复的内疚鞠了一躬。玛丽娅·彼得罗芙娜点燃前厅里的灯，出来送行。

他再也说不出话来，玛丽娅·彼得罗芙娜同样沉默着，忽然她怯怯地问道：

“你说，巴沙，在你的著作中哪怕有我的点滴力量也好？哪怕有一点点……”

“玛丽娅·彼得罗芙娜，您说些什么呀？”他急忙打断她的话，“假如没有您！……”

她望着他的眼睛，发出颤抖的声音：

“你想，我能不高兴吗？是位什么样的客人到我这儿来啦！”

你想，明天我能不对我的学生讲这件事吗？走吧，巴沙！祝你有更大的成就，愿你幸福……”

他们分别了。他快步走上夜幕笼罩着的园中小道。他实在忍不住，又回头望去。小房前厅的门还开着，一缕黄色的斜光落进漆黑的小花园。玛丽娅·彼得罗芙娜站在台阶上，门口映出她直立不动，瘦骨伶仃的身影。

在回莫斯科的一路上，萨福诺夫的心情无法平静，感到灼人心肺、难以忍隐的羞愧。他想起了维佳、斯涅基列夫、舍霍捷尔、萨莫伊洛夫——所有多年同窗、朝夕相处的人们，他真想弄到他们的地址，写出愤怒的言词，向他们猛烈开火。可他并不知道他们的地址。随后他想给玛丽娅·彼得罗芙娜写了一封长长的道歉信，然而却以恐惧和绝望的心情想起，连她的门牌号码也不知道。

到了一个大站，萨福诺夫激动、愁闷地走出车厢。他径直进了邮局，踌躇了一下，便照学校的地址打了封电报给玛丽娅·彼得罗芙娜。电报中只有几个字：“请原谅我们吧！”

一曲哀婉动人的教师之歌

——《请原谅我们吧》读后

陶 征

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曾激动过千千万万中国观众的心。此刻，当我一口气读完了邦达列夫的《请原谅我们吧》这篇仅六千字的小说，激动的程度却不亚于看完那部长达两小时之久的电影，甚至可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因为小说提出了更引人深思的问题，激起了我们更其复杂的情绪。

无论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还是著作等身的学术权威，谁没曾读过中小学？谁的记忆里没保存有值得怀念的中小学老师的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师心，堪同母爱这样永恒的主题相媲美。而在众多的同题材作品中，这个短篇以其不落俗套、独辟蹊径而显示了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生活中，固然有那样一些教师，凭着自己艰苦崇高的劳动，赢得了党和人民的褒奖和感谢，就象电影《乡村女教师》中的华尔华拉·华西里耶芙娜一样：当了院士、英雄、先进工作者的昔日的学生写信给她，不辞路途遥远专程来看她，克里姆林宫的授奖式，盛大的校友会，成群的爱戴者，她脸上飞扬感动和幸福的神彩……但是，生活中更常见的却是这样一些教师，他们尽管也为学生呕心沥血献出了能献的一切，昔日的学生也成长为国家的各种人材，但老师依然平平凡凡，没没无闻，甚至暂时地或永久地被漠视和遗忘，就象《请原谅我们吧》这篇小说中的玛丽娅·彼

得罗芙娜。

玛丽娅·彼得罗芙娜无疑是个优秀的教师，终生热爱教育工作，热爱自己的学生，在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当小说里另一个主人公设计师萨福诺夫见到她时，“他不明白，不知道为什么，他，一个堂堂的男子汉，一个举止庄重的人，此时却象当年的小学生一样胆怯、脸红了”，他忍住了没握老师的手，“正如同与母亲会面时不握手一样”，他想抽烟，还得侷促不安地问一声“可以吗？”当初，正是这位女教师，一贯把他视为得意门生，预言过他在数学领域的光辉前程，并严格要求他，为他没做家庭作业，就给他的几何打了个不及格；也正是这位女教师，培养了米萨的文学才能，后来米萨当了记者；也正是这位女教师，当格里沙扮鬼脸时，她却对他说，他很有才能，真是有趣的小伙子，后来格里沙当了电影演员。多少年来，她依旧孤独一人住在“只有一扇朝花园开的窗子的小房间里”，衣架上依旧“只有她一件孤单单的破旧大衣”，手指上依旧留着没有洗去的墨迹，依旧以彬彬有礼而又不失威严的语调招呼来为自己孩子说情的家长……我们完全能想象到，她过着清贫孤寂的生活，却为了这些“又淘气又聪明的孩子”，又如何掏出了老师的一颗赤诚的心，花费了多少艰辛巨大的劳动。年复一年，她献出了青春，献出了健康，瘦削的脸显出病态般的苍白，嘴角爬满了细细的皱纹，头发几乎全白了，她“变得这么厉害”，但是她对学生的满腔深情却一点也没变：她经常回忆昔日的学生，留意他们的进步，读他们的文章，收藏他们的著作和从报上剪下的照片，为自己所出的“点滴力量”而感到无限欣慰……

对上述一切，作者却并未着意描写——从这正面来歌颂教师劳动的作品已比比皆是、司空见惯了——而仅仅以此作为铺垫，一反《乡村女教师》等作品激越昂扬的基调和皆大欢喜的结局，将艺术的放大镜对准教师反遭学生冷落这一社会现象，谱写了一

曲哀婉动人的教师颂歌，使小说显示了一种悲剧的美、诗意的

美。

设计师萨福诺夫正在南方休养，见到多年未遇的老师，很大程度上是出之偶然，难怪老师在一开始对他的光临“流露出微微的警觉和难以置信的神情”，发出“你是出差呢，还是为什么事”的疑问。后来，萨福诺夫问起了当记者的米萨·舍霍捷尔“来过吗？”她回答说“没有”。当再次问起当了厂长的维奇卡、当了总局局长的先卡来过没有时，“‘是吗’？玛丽娅·彼得罗芙娜垂下眼帘，微微点了点头说：‘巴沙，你喝茶’”第三次，萨福诺夫问到当了演员的格里沙里“难道他没有来过吗？”她“没有答话，低着头用茶匙在杯中搅拌着”。当第四次，问到曾到过此地的维佳“来过吗？”“她依旧低着头坐着，只不过放慢茶匙搅拌的速度”。读到这一段，读者已为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情所推动，或者是不知不觉忘了自己，竟然和作品中的人物一起难受，或者是想起了自己，在自己记忆的深处产生了共鸣。这时候，可萨福诺夫偏偏还要接着问第五次、第六次：“那么，有谁来过吗？”“有谁给你写过信吗？”……糊涂的萨福诺夫啊，你别再问了！要知道你这是在伤老师的心哟！你别以为你比同伴们好，事实是你同样愧对自己的老师——老师的书橱里藏着萨福诺夫最近出版的书。书里还夹有老师从报纸上剪下的萨福诺夫的照片，两年前老师还给他萨福诺夫拍过贺电，可正是这个萨福诺夫，收到电报后，“没有回复，虽然对其它贺电都一一答谢了”！至此，小说的高潮一举形成，至此，从萨福诺夫，也从读者的心灵深层逐渐升腾的感情潜流，终于猛烈地撞开了心扉，不可抑制地喷涌而出：萨福诺夫是“益发感到羞愧”，“怀着一种难于平复的内疚”向老师鞠躬告别，一路上想要向同学“写出愤怒的言词，向他们猛烈开火”，最后用一句震聋发聩、言简意赅的电文，引出了小说发人深省的尾声，喊出了千万成年人的心声：“请原谅